

日本惊险推理

小说集

无可替代的爱

[日] 夏树静子 著

李重民 主编



日本惊险推理小说集

无可替代的爱

[日] 夏树静子等 著



1682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惊险推理小说集 / (日) 森村诚一 小泉喜美子
等著; 李重民等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1. 4

I. 日… II. ①森…②小…③李… III. 短篇小说:
推理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0508 号

日本惊险推理小说集

——无可替代的爱

[日] 夏树静子等 著

李重民等 译

策 划: 罗立群 田大军

责任编辑: 田大军 陈文娟 帅 云

装帧设计: 田大军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地 址: 中国珠海市香洲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二层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30 字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ISBN 7 - 80607 - 771 - 5 / I · 307

定 价: 60.00 元 (全四册 本册 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日本惊险推理小说集

无可替代的爱	定价: 15.00元
黑血的女人	定价: 15.00元
古怪的脸	定价: 15.00元
无形的圈套	定价: 15.00元

策划: 罗立群 田大军

责任编辑: 田大军 陈文娟 帅云

装帧设计: 田大军

大谷羊太郎

目 录

da gu yang tai lang

冷艳的女人 森村诚一 (1)

无可替代的爱 夏树静子 (47)

潜在心灵深处的杀意 夏树静子 (91)

冬季的死亡 小杉健治 (121)

遥远的苍天 笹泽佐保 (153)

为儿女作证的父亲 大谷羊太郎 (211)

1

自从那个女人第一次来到店里时开始，西谷利雄就不由自主地注意上她了。

她大约二十五六岁左右，是个轮廓清晰、极具现代美感的女子。与她身旁众多的客人相比，只有她，分外清秀脱俗，时刻令人清晰地意识到她的存在。

与其认为是由于容貌的格外高贵，倒不如说是因为她脸上冷漠的表情在她周围的空气中流溢着一种拒人于千里的气息，才使她在这种拥有大量为寻求异性而来的客人的酒吧间里，显得与众不同，尤为引人注目。

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些一向惯于稍稍坐近便开始互相搭讪的客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去主动接近她。

她就这样孤身一人，在同一个地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寂静地独饮杯中兑过水的威士忌。一个单身女子，身着质地良好的职业套装，一派高级职业白领的风范，独坐于酒吧的一隅。这一切，俨然一幅“大都市的孤独”图画中的意境。

西谷利雄在新宿东口的一间名为“罗密欧”的大型酒吧里做男招待。当年，他参加“集团就职”来到东京，不久，便从最初工作的干洗店里辞了职，他当过模特，还先后在跳舞厅、咖啡店、保龄球馆、夜总会等场所从事所谓的“无固定收入”职业，最终停驻在这间酒吧里，工作至今已有一年之久。

过去，他在某个地方工作，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而这一次之所以能停留于此一年多的时间，除了工作相对轻松之

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总有一些“趣事”发生。

“罗密欧”虽然是价格便宜的大众酒吧,但很多客人为享乐而来,所以小费的数目还是相当丰厚的,而且大部分客人满足于喝比较一般的兑水威士忌或者啤酒,极少有人要喝鸡尾酒一类难以调制的饮料,所以西谷利雄虽然没有调酒师的专业技术,对这种工作总算应付得来。

那个女人,总是在傍晚6时左右来到酒吧,从时间上判断,应该是结束了工作后便直奔而来的。她的位子也总是固定的,正坐在西谷利雄所在的柜台之前。

不过,她并不是特意为了西谷利雄才来的,为了测定她的反应,西谷利雄还曾经有意改变了自己所在的位置,这女人并不为所动,依然坐在同一个地方。

最初,西谷利雄以为她来是为了等待某一个人,然而最终并没有这样的人出现。他也曾经怀疑过她和其他客人一样,到这里来是要找一个异性伴侣取乐,不过她身上那种不允许他人轻易接近的气质分明早已拒绝了任何人,而她自己更不曾对别的什么人有过主动的暗示。

她就这样长达几小时的隐藏在自己的沉默之中,独自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几乎每一次都要喝上六七杯,尽管如此,却从未显露过一丝醉态,看起来相当善饮。

不过,如果你仅仅看到她冷漠而绝美的容颜,而不去考虑她所身处的这个酒醉沉迷之地,甚至会错觉她是一个与酒无缘的人。

无论怎样,她都一点也不像会是那种一个人跑到酒吧里买醉的酒鬼。

“她究竟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西谷利雄深觉不可思议却又找不到答案,由此对这女人

越发地有了兴趣。他所在的新宿原本是一座年轻人众多的城市,后来由于一些周刊杂志的炒作,一时之间云集了以大量男女情事为目的而来的所谓“性流浪者”。

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被称为“家庭丧失者”的离家出走的少女,一些急需用钱而来到新宿寻求卖春的家庭主妇,以及一些专门从事色情服务的职业妇女层出不穷,甚至还出现了一种叫“宿吧”的卖淫公司,经营一种只需顾客支付住宿费就提供妓女服务的色情旅馆。

西谷利雄所在的“罗密欧”也聚集着这样一群人,常常有些客人虽然为了享乐而来,但处事谨慎,不便直接与妓女搭上关系,于是这种时候,总要拜托西谷利雄从中引线搭桥。

那时他就会摆出“专业皮条客”熟稔老练的姿态,把一些妓女介绍给客人们,事后他多半都能从那些女人手里拿些回扣。久而久之,西谷利雄职业化的目光甚至一眼就能分辨出良家妇女与貌似纯洁的妓女来了。

然而,他久经磨练的锐利的眼睛,却如何也看不透这个女人。她,不是他所熟知的圈子中的人。

“那女的到底是干什么的?”

“她来这里干嘛啊?”

四五天以后,与西谷利雄比较投机的其他几个招待,以及店里的几位熟客也开始逐渐注意到这位女人的到来。

“那个女的看起来真的挺不错嘛!你给我过去打个招呼怎么样?”

“我看你算了吧,瞧她那副样子,小心泼得你一身酒水。”

“喂,西谷利雄。怎么样,替咱们去搭搭关系吧。”

尽管这个女人已经引起客人们的兴趣,但碍于她全身所散发出的那种拒绝的气氛,迟迟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那么……”

西谷利雄暗自思忖。

“与其为别人同她搭话，不如让我来和她交往吧。”

一直以来，他和许多客人称心的女人发生过这种情事，并常常从中体味乐趣。那所谓能留住他在这里工作的“趣事”，其实就是指这种出现暧昧关系的概率颇高。

因为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既无权势又无金钱，也没有吸引女人爱慕的相貌，能够找到这种“性机会”颇多的工作已实属不易。

在酒吧里，只要你一出现，总会有个女人走过来搭讪一番，所以他只需要安静地在柜台里一坐，满足客人的不同需求，根本不必为女人的事情操心。

因此迄今为止，他还没有主动去找过什么女人。而这一次，之所以要为了这个女人破例，实在是因为只有她才引发了他空前的兴趣。

何况在这种地方，就算他对那女人放手，也一定还有别的客人发动攻势、抢占先机的。

“而且，这种难得一见的美女也许一生都没有机会再遇到了。”

事实上，他自从到东京以来，虽然一直辗转于各种与女人打交道的职业里，可是如此漂亮的女人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不，应该说，相对他一直所生活着的世界，她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女子。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激发了他从未有过的兴趣和斗志。

2

“小姐，你觉得偶尔换换口味来点甜酒怎么样？虽然这种低品味的地方也许拿不出什么太高级的东西……”

那个女人一如往常再次点她所要的兑水威士忌时，西谷利雄诚惶诚恐地提出建议，幸运得很，刚好这一次他的死党和那些常客都不在旁边。

“是吗？”

女人仿佛稍稍沉思了一会儿，抬起眼皮，又在与西谷利雄的目光相交的瞬间迅速阖上眼帘，沉下了她冷漠幽深的黑色的眸子。

“那么，就烦劳你给我一杯‘粉红淑女’，好吗？”

她耳语一般低声说道。

以上的对话是西谷利雄与女性交际之初最常用的套话。此刻，他一边摇动着手中久违了的鸡尾酒摇混器，一边设法抓住机会，把他好不容易才打开的话头继续下去。

“小姐，恕我冒昧，我觉得你似乎总是很寂寞的样子。”

“哦，看起来真的很寂寞吗？”

女子望着他，仿佛又一次看穿了他的眼底。一瞬间，西谷利雄感觉自己的心也几乎被她窥透了，不禁心跳得厉害。

“我是说，像小姐这么漂亮的女子，却经常一个人来这种地方喝酒，总让人有一种错位之感。”

话音落下，西谷利雄惊觉自己的话似乎太过失礼了。

然而，女人却看不出有什么生气。

“你好像很了解我啊！事实是，我现在的确实寂寞难耐，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到哪里去，做些什么才好，故每天晚上都来这里买醉的。可是，奇怪的是我明明知道来了这里只会更加寂寞，但除此之外，居然找不到别的去处。”

“小姐，你这么美的人说这些颓废的话，谁都不会相信的。凭你这么好的条件，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啊！”

“问题是那个合适的人应该是谁呢？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谁可以慰藉我的寂寞么？”

女人深深地叹息一声，俯下脸庞，她美丽的面容的确带着难解的孤独的阴影。望着她寂寞的倒影，西谷利雄觉得这个猎物似乎很快就能得手了。

在西谷利雄的一生中，能够碰到如此丰硕的猎物，大概也只能仅此一次了。一想到这个女人即将为他所有，便不禁激动万分。

西谷利雄稳定一下思路，又大胆向前迈出一程：

“像我这样的人虽然不敢妄想做可以抚慰你的那个人，不过也许我能够陪小姐讲讲话，做你倾诉的对象啊！”

他边讲边清晰地感觉到胸中强烈的悸动。到东京以来，他所从事的若干项职业以及多次浪荡的性体验，早已将属于大都市的污垢连同征服女人的方法一并附加于他身上了。

然而，这一切经验到了这个女人面前，都失去了作用，他因自己的渺小而变得懦弱，却又别无他法。

“真的吗？”

他本来只是战战兢兢地试探一番，却未曾料想意外地得到了她如此直接的回应。

“只要是为了你，我什么都肯做的。”

“谢谢你。”

女人将下颚埋进衣领，考虑了一会儿。

“那么，我们找个时间单独会面吧！”

“我们两个人吗？”

虽然是他期待已久的结果，可是整个过程如此不可思议地简单直白，惊得他连连咽下口水。

“那……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呢？”

“今、天、晚、上。”

女人一字一顿，但十分清楚地说道。

3

江崎胜一发觉自己最近的身体异常，已经不能再忽视下去。不仅食欲大减，身体也急剧地瘦了下去，有些时候甚至连站着都会觉得劳累，疲劳感越来越强烈。而且，这种症状的迸发周期也在不断缩减。

他每天从公司下班回家的归途中，从车站到家门那短短的一段距离，走起来也颇费力气，如果不到路旁的咖啡店里小坐片刻，甚至会动弹不得。

而且，他的肤色逐渐变得苍白，胃部常会感觉有轻微的疼痛，有时候只要一看到鱼肉一类的食物就想呕吐，也曾经真的吐过几次。

在那些呕吐物中，常有一些豆汁似的东西混杂于其中。也许是这段时间精神作用的缘故，他总是怀疑胃的附近好像长出了瘤。

“难道……会是胃癌？”

他虽然因自己的疑虑,而被恐惧感所折磨着,但害怕医生会宣告他的病情是事实,因此迟迟不肯去就医。

然而,他最终却不得不讲出自己的病情,因为强烈的剧痛几乎要撕碎他的五脏六腑一般,以胃部为出发点,开始向全身扩散。此时此刻,巨大的疼痛已然压倒了他的恐惧感。

在剧痛的驱使下,他终于去了医院。初诊之后,医生、技师们却一个个一副复杂难以名状的表情,又花上几天时间,一会儿X光检查,一会儿胃部拍照,甚至还从他的胃粘膜上取下一片针状物用显微镜来仔细观察。

“医生,我得了癌症吗?”

江崎胜一忧心忡忡地问道。

医生却闪烁其辞:

“是不是癌症不该由您来妄下断言,还是把问题交给我们来解决吧。”

数天后,经过医院慎重调查,结果确认为胃溃疡,说是虽然胃壁上有个穿孔,但无需开刀,只要通过内科治疗即可痊愈。最后,他向公司请了病假,留在家中休养。

既然检查结果公布出来了,他也理应松了一口气,安下心来,却突然觉得妻子和家人的态度变得非常奇怪。

妻子一向只把江崎胜一当成是负担家庭开销的“月薪搬运人”,现在却突然待他像客人一般地礼遇起来。

他的几个女儿一直以来都当他是家中的异类而疏远,现在也变得分外热络,叙述着各种不相干的话题。

“也许我真的死期已至,而医生只把消息告诉给她们,所以她们现在把我当作一个弥留之际、短暂逗留在家的客人,才会如此优待我。”

江崎胜一不禁暗自寻味。

一天夜里，他望着因为他没有食欲而不惜花费金钱和时间为他忙碌的妻子，发出了藏在心底的疑问：

“我的病，真的不是癌症吗？”

在这之前，妻子从未关心过他对食物的好恶。

“别胡说八道，你只是得了胃溃疡罢了。医生不也是这么说的么！”

“可是，我听说一般情况下，医生是决不会把事实真相告诉给患者本人的。是不是我已经患了不治之症，而你们还都瞒着我呢？”

“你实在是太多疑了吧！”

“但是，如果我得的不是绝症，你们怎么会对我这么好？”

“你这人真是的，别人对你好也不行。再说，体贴病人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因为我是不可能康复的病人，所以体贴吗？”

“我真服了你这个得了妄想症的人。”

“拜托你，告诉我真相吧！我需要一些精神上的准备。就算我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也不会大吵大嚷烦扰你们的，与其让我承受这种不明情况却在倒计时的痛苦，还是说出事实更人道一些啊。”

“我都说了，你没得癌症，所以不要再口口声声念叨‘癌’字了。”

妻子开始觉得厌烦，干脆对他置之不理。而两个每日奔波于短大和高中的女儿口中，也只有和母亲相同的答案。

然而，他的身体状况告诉他，体内的确正在进行着一些“异变”。医生为他所开的药服下后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他越发迅速地憔悴下去，病痛却丝毫没有减轻。他现在虽然不到60岁，看起来却完全像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

“如果我的生命真的就这样被癌症所终结……”

江崎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较为深刻的思考。他在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的会计专业领域工作了近30年，到退休已经指日可待了。

这期间，他曾经在总务科、总务处做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最终把大部分的时光都奉献给了会计室。

目前，江崎的职务是会计室的科长助理。他三十几年的勤勉服务最终换取了这样的升职速度，对别人来讲也许显得过于缓慢了，但对于性格朴实憨厚的他而言，这样的晋升已经足矣。

一直以来，他是属于那种不喜欢抛头露面、更愿意默默工作的类型。因为他的这种个性，在当今严酷的竞争之中只好停滞了继续晋升的步伐。

不过，由于他本性耿直且谨慎，因此一生未曾树敌。在会计室的业务也很扎实，一直是个信誉颇好的人。

人们都认为，把整理财务这样的事情交给江崎足以安心，一直以来，他自己也满足于自己的良好声誉。

然而，这场意想不到的大病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以后，许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

江崎开始更为切实地考虑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我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体验到‘生’之外，究竟还做了些什么呢？”

“30年来，始终默默无闻地为别人清算账目，然后了结了自己的一生，这难道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吗？”

“一个男人，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替别人算算账，这样的人生似乎太窝囊了吧！而且，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的钱，仅仅局限于把别人赚来的钱以一定的计算单位，然后分解

数据、记录、计算，每隔一段时间在各种财务报表中记录、表示出来。再多做一些，也无非是根据一些现有数据，做一做未来经营数字的预算或者指出经营中存在的缺陷罢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一生都只为别人而工作、生活的人。

江崎在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危机以后，第一次凝视自己一直以来无所意识的人生。

——如果我剩余的日子真的不多了……

“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而且这种事一定不再是为别人做会计，而且应该是可以点燃我生命全部热情的壮举。”

江崎忽然发觉，迄今为止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还从没有遇到过一个可以激发他全部热情的人，即使与他结了婚的妻子，也是通过父母预先安排好的相亲认识的，而他也似乎提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就这样草草定下自己的终身大事。至于工作，同样一切服从公司的安排。

一直以来，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的，从没有体味怎样的人生才会有那种壮怀激烈的感受。

然而，江崎过去并未曾考虑过那么多有关人生的话题，他只是现实地活着并且满足着。因为他总是觉得，在探索所谓“人生的重大意义”之前，总还是要吃饭、做事，以及生孩子。

“可是，过去的那种生活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活着吗？”

“那难道不只是一种最无意义的物理性的‘存在’吗？”

——如果我的生命真的所剩无几，我一定要体验一次真正的生活……

然而对于坐了一辈子写字间的他，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怎样做才能实现所谓生的意义。

重病和精神上的痛苦，使他怎么也无法再在家中疗养下去了。最终，他不顾家人的劝阻，冲出家门，步履蹒跚地向新宿进发了。

说起新宿，其实还是他每天上下班必经的地方之一，只不过自从全家搬到了现在这个私铁沿线的集体公寓以后，就很少再到新宿去闲逛了。

所以，这里虽然是公司与他家住宅的一个汽车中转站，他却每一次都只是匆匆路过而已。

所以现在，尽管是在他每天必经的地方，他却还是像个陌生人般地不知该往哪里走才好。最后，他只有尾随一群“上班族”，来到一所名为“罗密欧”的酒吧门前。

4

“先生，您看起来似乎很不开心啊！”

在一片喧闹的热闹声中，只有江崎身居其外，孤独地品味着杯中酒味已经冲淡了的兑水威士忌。吧台后面，忽然有个声音向 he 说道。

“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是值得人开心的呢？”

这个声音正是来自西谷利雄。对于西谷利雄而言，这个怪异的老头又是一个与这种酒吧十分不相称、给人以错位之感的顾客，同时也激起了西谷利雄一点点好奇心。

江崎转过头，目光中已然毫无神彩，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喝酒，但对现在的他而言，一切都已无所谓，他早已经自暴自弃了。